

小雅

甫田之什

魚藻之什

詩

十卷之三 十五之一



服部文庫
117
166
18



117
166
18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傳

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箋

云興

者蠅之爲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

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汗汗辱之汗鳥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詩疏

卷第十四之三

吸古明

鳥

六豈弟樂易也。○豈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

疏營營至讒。言○正義

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汗白使黑，

汗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

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與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

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

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

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

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圍之

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

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

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

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

傳榛。云：榛，士中反。又側巾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云：云。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

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

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

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

爲王卿士。○筵音延，媒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

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酒莫衍反。

補脫 構古豆反，韓詩構亂也。

既

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媒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教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酌於酒涵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為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涵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涵淫液則王朝亦沈涵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涵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酌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酒爾以酒箋云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涵然則沈涵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涵然俱醉

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媒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為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殺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為沈涵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上下沈涵淫液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淫泆至情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歎之淫泆之則淫泆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

抗

射之禮二章傳曰王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墀之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毋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樂六句說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籥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嘯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

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傳

秩秩然肅敬也

傳

云筵席也左

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

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

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

反鄭智也折之舌 籥豆有楚殽核維旅 傳 楚列貌殽

豆實也核加籥也旅陳也 傳 云豆實菹醢也籥實有

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 傳 殽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

猶

有

中

苦
烈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

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

事而衆賓肅慎音皆鐘鼓既設舉疇逸逸

來大序也云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市由反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縣音玄大侯君侯也坑舉也

有燕射之禮云舉者舉鶴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

人張皮侯而棲鶴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

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

大射下章言烝衍列祖其非祭與抗於浪反斯張

堂

女

者

勺

爾爵的質也祈求也

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

賓之至爾爵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

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

及右闕

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

射者直已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祭與音

餘本作乎又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作也並非射夫衆射者

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

發矢中的之功發如字徐音廢比

毗志反中丁仲反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的質也祈求也

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

賓之至爾爵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

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

及右闕

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設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借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令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秩秩然肅敬者以序刺蝶慢由有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蝶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筵席至燕射○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官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

升即 升

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觶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巳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

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鶴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為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穀豆實核加籩也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大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茨粟臠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為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為陳者謂陳穀核於籩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醢人掌

四豆之實韭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注云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為菹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穀是總名以此文穀核於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傳**主人至肅慎○正義曰借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為美也○**傳**逸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入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

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畫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節。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各，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

正

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畫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節。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各，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

三詩充

卷四之三

及右闕

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
 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故於此言既抗也○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按大
 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
 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太侯既抗明非始張侯
 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
 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
 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
 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
 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
 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
 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
 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
 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
 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
 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
 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

捷點

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
 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二侯也大射巾車
 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二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
 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
 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
 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
 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也鵠小
 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准
 南子曰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
 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棲點者也此因大
 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
 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
 天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
 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
 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
 言燕射烈祖其非祭乎既燕射烈祖是為祭事則此

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
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
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
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
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
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
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
旨箋義為長○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
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
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
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
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
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
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
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
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

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
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
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
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
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
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
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
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
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廁末而已鄭何當舍其
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
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的質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倚嗟傳云
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則以為侯
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
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
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三言正
卷四三
三言
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棊，方六寸也。棊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謂熊

豐

侯白質者也。○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卦，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三言正

卷四三

三言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籥舞笙鼓樂既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和奏。烝，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

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

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旦反洽尸夾反應

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

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徧音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嘏大也

云純大也嘏謂尸與王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

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

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

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

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

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

曰其登餞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剋室人有

獻 序 歡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也○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
 又反下皆同鄭讀為劑音俱謂挹取酒餒子峻反復扶
 挹一入反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
 時中者也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醕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
 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燕禮也作樂以助樂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
 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
 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
 之祖以合其酒食百眾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
 樂可歆神因言合獻眾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
 而言之此酒食百眾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

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歆
 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
 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
 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未將射賓
 則自取其匹耦以其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
 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
 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
 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為既
 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
 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
 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
 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
 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所以祀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
 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
 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
 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
 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閣

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為加爵以
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
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酒
而無度故舉以刺之○乘籥至相應○正義曰簡
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
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
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為節射
之樂按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
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
請奏狸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
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
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
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
此知不然矣○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
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敘
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尸

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
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
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魄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
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
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
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
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
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
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
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
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闕殷於
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
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
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別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三詩統
卷四之三
吸古閣

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魄發者為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按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為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

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酌玄鳥云大禧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殺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傳**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采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

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
 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
 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
 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
 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
 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
 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假謂
 至喜樂也○正義曰假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假文同
 少牢之假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
 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假其辭有勿
 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
 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
 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
 亦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
 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
 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
 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

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
 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
 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
 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上
 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
 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
 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
 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
 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
 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
 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
 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
 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
 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
 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
 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

無作不無首字

之事特性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性酌尸不卒爵又無酢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酌餽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性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餽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餽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性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尊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牛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與奠尊銅南迎尸至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尊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尊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為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酌謂酌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性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性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性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為加爵又曰眾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性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按特性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所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

三寺流

卷十四之三十七

及古闕

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
 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
 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
 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
 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
 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
 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
 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筐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
 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
 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
 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
 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
 牲注云弟子
 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云此復言初筵
 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

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

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

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

率如此也

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怩怩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

反必毗必反又符筆反說蝶慢也說文作蝶慢息列反下音慢

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温温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數起舞僂僂然失所也此賓為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必怩然而媠媠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古此故民皆化之敢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未與族人燕為異其文義則同

至柔初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為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

姓○傳反反至僂僂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為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媠慢故下傳曰必必媠慢也僂僂舞貌也傳直云僂僂者是貌狀之辭下倣倣僂僂俱是貌狀亦宜然矣

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為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為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

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

號呶號呼謹呶也僂僂舞不能

嗽

下女交反

也

不出

言正

卷十四

沈氏

自正也。傴僂不止也。

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算爵以後也。

號胡毛反。注同。嗽

女交反。傲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傴僂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

云。哀。傴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謹呼端反。

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云出猶去也。

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

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

箴之。賓既至。林反。令儀。○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言爵行無算。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歎而

朝

三詩

卷十四

及古

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傲然不能自

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

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傴僂然又不能

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

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禮之福。賓則身為

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

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

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

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

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僂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

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傴僂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

差降也。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云凡此者

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

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

○令力呈反，惡鳥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

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

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

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勣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僞反。下同。顛

式

都田反，本作偵，什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由醉之言俾**

出童殺

傳

殺羊不童也。

傳

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

牝牡有角。

○出如字，徐尺遂反。殺音古，脅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矧况，况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醉也。

○矧失忍反。

疏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

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

猶

性

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
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
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
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
將患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
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
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
此醉者三爵之時已不自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
飲乎但以此答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為之立大
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
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
也立監是眾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
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
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
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各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

鄭於鄉射引此耳○**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
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慝訓之為
惡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
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當**言至醉
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
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
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
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酬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酬主人
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
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
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十四之三

樂一字音岳餘並同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以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為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

而大也

言政
 後七全反改也
 沈又七何反
 魚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
 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
 頡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
 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入音之樂與羣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
 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頡頏大至其性○正義曰
 釋詁云墳大也頡頏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魚之至著見○正義曰
 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
 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莘長貌○莘所
 物即魚也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
 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
 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
 反王多也
 義曰那安至然安○正
 故那安貌也無四方
 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幽王
 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
 無救也○芣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遙反
 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為于偽反菽采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微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之，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微之，不實無寇，後實有寇，微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牛

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薇。

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坐俎，乃用鉶

羹，故使采之。

○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

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君子謂諸侯

也。

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

○乘繩證

反下注車乘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玄衮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 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古本反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卷勉反下同
 本又作衮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黼同雞知反鷩
 必減反冕也 采菽至及黼 毛以為言古之明王
 毳尺鏡反 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
 盛之當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物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
 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
 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

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
 云鈎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若
 茶也滑董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
 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鈎謂之鈎羹
 故言乃用鈎羹也即公食記鈎芼是也以草菜地之
 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
 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
 牢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
 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舉饗而食可
 知矣 賜諸侯至為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
 毛詩疏 卷之五 五 及右蜀

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
 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駁令王薄亦不為也其雖無
 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是服同
 賜之矣○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玄衮
 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絺
 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
 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
 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
 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
 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
 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按終南美秦襄公
 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
 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

用一作以

檻泉正出

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
 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為
 韻也。鬻沸檻泉言采其芹。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鬻音
 必沸音
 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
 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云屆極也諸侯來朝
 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
 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游
 反淠匹弊反徐孚益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駟七南
 反駟馬曰駟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
 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
 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鬻
 至所屆。○毛以為鬻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
 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菹以待諸侯以興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
 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
 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馬而往
 迎之未來則采菹為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
 迎之既朝王則駟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
 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為
 異。○鬻鬻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鬻沸連檻泉言之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
 章類之知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
 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
 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
 為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芹菜**
 至鴈醢○正義曰上章菽菹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
 芹菜可以為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菹言
 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
 非泉即不潔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
 芹菹兔醢落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
 引之者因其尚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諸**
 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
 言觀其芹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
 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
 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
 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
 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
 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按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
 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
 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
 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
 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
 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
 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
 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
 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駟故知非諸侯所乘
 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
 金輅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
 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
 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
 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諸侯赤

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
云芾大古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亮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膝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申重也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
下音洛
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鷺
洛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偏
束如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占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
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
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偏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芾太古
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繫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三寺危
 卷五之九
 及古月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
 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
 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
 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襲宜所先蔽故
 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繫
 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
 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芾
 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
 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
 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
 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
 服謂之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
 有鞞鞞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
 弁鞞鞞皮弁素鞞玄端爵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
 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
 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角玄端皆服鞞是他服

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鞞鞞俱是蔽膝之
 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
 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
 韋上云鞞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
 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
 彼論鞞此言鞞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
 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
 欲以令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膝說文云膝臑也名
 行膝者言行而臑束之故云偏其脛也又解在下之
 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
 言之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交鞞舒文在邪幅之
 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
 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
 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
 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為文非
 天子所賜故云自偏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
 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偏束

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
是自備束矣○**蓬蓬**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
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
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
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
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
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維柞之枝**
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其葉蓬蓬**蓬蓬**盛貌云此典也柞之幹猶先祖
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柞于洛反又音昨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木名蓬步公反注同

只君子萬福攸同**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
慎反又音珍本作墮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辯治也云率循也諸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餘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
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之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
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
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
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
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蓬蓬**盛貌○正義曰述
三詩

毛詩正義卷之二十一
故為同也。○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為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亦然也。○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平。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古者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有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言，不獨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知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屬之國與。○汎汎楊舟，紼纒維之。○紼，綽也。纒，綽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綽，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汎，芳劍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綽也。綽，音律。纒，力馳反。韓詩云：紼也。○紼，音才各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葵，揆也。膍，厚也。○葵，其維反。膍，類戶反。韓詩作臍，注同。優哉游哉。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則

亦是戾矣

傳戾至也

疏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疏汎汎至戾矣○

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居以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命之者入自安反侮慢不信而命之違叛乎故刺之○

傳紼綷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紼綷維之紼綷也

綷綷也孫炎曰紼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為索所以維

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

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紼綷是大紼綷訓為紼綷又

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

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傳**楊木至禮法○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

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

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

行不以舟止為喻○**傳**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

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

度多少而與之○**傳**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承上

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

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

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

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

毛不

和一作利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反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傲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蠻如髦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

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樂巧

補脫胥息徐反易以羊鼓反

用則翩然而反

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殫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繼息

列反弓韞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

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

言駢駢然調和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樂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謂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樂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

三言正
弓人以六材為弓，調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極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繫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藥中，此弓已調和，而言藥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藥，繼即繼膝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繫義為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

如

寬下一有大字

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傲，戶。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勢而為。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瘡羊。○此令至為瘡。○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主反。○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民之無良相，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三言正

卷之二十五

及古則

怨一方



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

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

之○處昌慮反**受爵不讓至于巴斯亡****傳**爵祿不以

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

安而身愈危云斯此也○此毗志反鄙**傳**民之至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

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

已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

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

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

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

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

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巴斯亡以此二事而

禍

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

讓內此以亡○民之至怨恚○正義曰欲解無良

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

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

者而以情怨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

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

之是空也○爵祿至愈危○正義曰由爵不讓彼

而為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已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

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

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技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

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

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舜命禹禹讓稷

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

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

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為阿黨比周而望

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

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已老矣而言此以類之

孩童慢之

云

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

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駒音拘孩本

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稚音釋

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餽飽也

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

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

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食音嗣注同宜如

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茂也餽於據反徐又於其反取如字沈又音髮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

勝音升**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怨

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怨故天下傲之皆

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

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

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

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

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

其願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

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

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王

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命之飽謂有

木

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甕瓠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謂甕瓠以為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視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立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教猱升木

如塗塗附

猱援屬塗泥附著也

云毋

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

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

補脫猱乃刃反沈乃遵反後

屬塗附如字毛著也鄭木桴

也援屬音袁字或作猿附

著直略反下同木桴音字

補脫有徽音暉美也與屬音

蜀註同讀者亦音樹亦樂音

洛又音岳又五教反下樂善同

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



云猱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

至與

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毋教

屬○毛以為上言小人傲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

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

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

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

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

王自不教小人性皆以仁義者若教小人性皆以仁義則必從

矣何者以人性皆以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

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

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

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

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為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

易著餘同○猱猱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猿之輩

屬非後也陸幾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
 為獼長臂者為後後之白腰者為獼胡獼胡後駿捷
 於獼猴然則猱後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後獼猴也
 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
 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毋禁至則進○正
 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婦之者言止其奸
 而稱毋故毋為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
 物不得為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盈者故
 為木桴桴謂木表之羸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
 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古必也以顧下小
 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
 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
 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
 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何為禁之而云毋乎
 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濼濼見晁曰消
 傳 晁日氣也云雨雪之盛濼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

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
 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
 皆樂善王不啓教之
 〇雨于付反泮及下同濼符嬌
 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
 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曠音於見反云曠見日出也
 晁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
 反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
 如字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心則無肯謙
 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
 之過者
 〇下遐嫁反注申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
 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
 斂也爾雅云衰鳩
 雨雪至婁驕〇毛以為上言人
 樓聚也沈力俱反
 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

雨下此雪雖漉漉然而盛至於見天晬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數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傳** 晬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晬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晬是日氣也○**傳** 雨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漉漉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此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

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誅滅之也此上戒豫非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傳** 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傳** 雨雪浮浮見晬曰流**傳** 浮浮猶漉漉也流為毛說焉**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 蠻南蠻也髦夷髦也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

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如蠻至用愛。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入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鬲微盧彭濮人，又曰：逸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苑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遙反。篇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內同。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苑，茂木也。云尚，庶幾也。

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我作人

不朝之意

○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曜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

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

靖治極至也

○

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俾必爾反本作卑

後皆同極毛

○

有苑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如字鄭音棘

○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

○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

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不往朝事之也○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

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

○蹈動曜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

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

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曜近釋詁文毛於下章

瘵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

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蹈讀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曜焉是其蹈

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悼病若蹈履則非

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詰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有苑者柳不尚惕焉。○惕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病也。○徐血麗反。○瘵側界。○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云邁行也。○瘵接也。○反鄭音際。○瘵接也。○正義曰毛依釋詰文也。○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允身焉能允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有鳥高飛亦傳于天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傳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曷害矜危也。○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有鳥至凶矜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圖**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辭害，否皆為何也。○**圖**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